

站台

□河南郑州 殷建成

我人生的第一个站台是常州火车站。

1981年6月30日,这个永远难忘的日子,就是这一天,我将告别故乡江阴农村,去陕南铁路小站工作。父亲退休了,我要去接班。那年我17岁,父亲55岁。也是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,好在外公一路为我送行,一直把我送到常州火车站的站台上。

列车静静地停在轨道上,车内外却已人声鼎沸。少年的我第一次感受到离别的惆怅和无奈。那时候的火车是绿皮火车,车窗都能打开,有父母送子女去外地的,有男友送女友工作的。在火车汽笛声响时,火车就要开动,我看到外公在站台给我挥手。

“到了单位给我写信啊。”外公大声喊道。火车从站台缓缓地驶向远方,此时此刻,泪水早已经模糊了我的视线……

刚参加工作时,父亲怕我不习惯陕南的生活,更怕我在偏僻的铁路小站寂寞孤独,给我买了一台上海产的红灯牌收音机。他在单位一直陪着我,鼓励我安心工

作和学习,教我如何做饭、洗衣服、如何为人处世、如何与同事领导相处。40天后,父亲回老家江阴农村了。

由于离家千里迢迢,只能到过年才能回老家一趟。每次回老家,我总要提前给父母写信,告诉他们我归家的日期。知道我快回来了,父亲总是提前一两个小时到常州火车站,然后买一张站台票进站台接我。我离家时,他又送我到站台。

记得20岁那年坐火车回老家过年,父亲照例在常州火车站等我。那年陕西下了一场漫天大雪,火车到渭南时,因铁路故障需要抢修,晚点了八个小时。到达常州火车站,已经是夜里10点了。一下火车,就看到瘦弱的父亲穿着一件旧大衣向我走来。我说:“爸,火车晚点八个小时,你怎么不回家啊!”父亲拿过我的行李说:“我不放心啊,怕你出事。”

我们走出了常州火车站,此时已经万家灯火。我们去找旅社住,可是旅社都住满了,父亲不安地说:“早知道这样,应该提前来订房间的。”

我们来到常州汽车站,在一家国营饭店一人吃了一碗肉丝面。我和父亲坐在行李包上,便在汽车站大厅等候明天的汽车。

“建成,醒醒,天亮了,我去买江阴的汽车票了。”父亲把我从睡梦中叫醒,发现我的身上盖着父亲的旧大衣,全身暖暖的……

父亲去买汽车票的空闲,一位阿姨说:“那是你爸吧,后半夜一直看到你爸在候车室来回走路,今年冬天真冷啊!”这时父亲一手拿着汽车票,一手拿着两个热气腾腾的包子说:“建成,快吃吧,我吃过了。”我触碰到父亲的手时,冰凉的,父亲满脸冻得通红。

四年以后,因工作调动,我离开陕南,来到了中原铁路小站……年华随风而逝,不知不觉我早已过了知天命年,而我亲爱的父亲在七年前离开了我们。

七年来,每一次过年回老家,每一次离开老家,走在常州火车站的站台上,就会想起我的父亲。多少次,我梦回故乡,梦回站台,每一次都能看到父亲在站台上瘦弱的身影。

酒的江湖

□四川南充 黎杰

大凡善饮酒者,皆温文尔雅,浅尝辄止,蜻蜓点水。而好酒者,豪饮,牛饮,斗酒,不醉不休。

何以解忧?唯有杜康。杜康兄发明这款独特饮品,世上就多了一种解忧方式,也衍生出了源远流长的酒文化。

品酒我外行,无论好酒、露酒,高档酒、低档酒,浓香酒、酱香酒,一人口,均以腹中寻常物视之,佐以佳肴,便无问西东。

品酒的品,由三口组成,品要用嘴,嘴要靠舌。品酒师并不要求是善饮之人,但绝对是善用舌头之人,只品酒,不能好酒,一好酒,舌头就废。好酒对品酒师有杀伤力,一好酒,好一次,舌头上味蕾就消耗一次。曾经在古蔺看过品酒,一溜子不同年份的原浆酒摆在品酒师面前,品酒师用手扇,酒味入鼻,浅呷,挨次呷,慢慢啜,边品边记,每杯酒年份、度数、浓烈等便在品酒师嘴中一一呈现。当

然这是品酒的最高层次了。

酒里有乾坤,酒里有江湖。李白是诗仙,斗酒诗百篇,他饮酒的仙风道骨任何人学不来。无酒不成诗,李白是酒仙,他饮下的酒,在腹中酿成了诗,飞流直下三千尺。岑参最喜宴会时饮酒,“一生大笑能几回,斗酒相逢须醉倒”,这是喜悦之酒;钱行时也喝酒,“劝君更尽一杯酒,西出阳关无故人”,这是王摩诘的离别之酒;“葡萄美酒夜光杯,欲饮琵琶马上催”,这是诗人王翰在军帐前悲壮决绝的唱和之酒;孟浩然写“何当载酒来,共醉重阳节”,这是友情之酒;“举杯邀明月,对影成三人”,这是李太白月下独酌的孤寂之酒。

曾与人围炉煮酒,室外冰天雪地,室内炉火升腾。柴炉温酒香溢,不饮而醉,前尘往事,爱恨情仇,荣辱得失,升迁沉浮,过去将来,红尘苦乐,蜚短流长,统统化

成一缕烟。今朝有酒今朝醉,那管明月几时回。燃诗煮酒,饮酒赋诗,奔流豪放,不亦乐乎。

品酒在于一个品字,须慢,须静,须啜,须尝。品是一个姿势,补充的是内在的东西,是一种高层次的东西。喝酒在于一个喝字,喝是一种解馋,是一种需求,一种满足,处于一种浅层次之中。喝酒,适度就行。年节之时,喝喝酒,活跃气氛,其乐融融。我没听说谁承认自己很能喝,但喝起来,又没几人能把控自己,推杯换盏,几杯酒下肚,话匣子就开,不该说的,不该干的,都说都干了。酒还能让人还原本性,一喝,就喝出人生百态。

无酒不成席,酒是试金石。旧时江湖,大碗喝酒,大口吃肉,大秤分金,那是饮酒者的江湖。

现实生活,适度饮酒,面红耳热,感情升温,这是豁达者的天堂。

悠悠蟒蛇河

□常州 戚思翠

故乡盐城是一座美丽的水乡城市。在我记忆里,城市乡村,河网密布,纵横交错,河多桥多。N年过去,很多河道被淘汰,也有些河流名都遗忘了,但故乡的蟒蛇河,却深深镌刻在脑海中。

蟒蛇河,是盐城西乡人的“母亲河”。她西接大纵湖,东连新洋港。源起西乡大纵湖镇,东北流向经北宋庄、燕子角、水府庙、张本,穿过兴盐河,截断横塘河,再从龙冈折转向东,一路浩浩荡荡,直入盐城市区,沿东北向奔泻东海。

蟒蛇河历史悠久,追溯她的历史典故,依然要从蟒蛇说起。儿时常听老人们讲,卧龙岗古海堤上有一条修炼的大蟒蛇,看到苦咸海水倒灌,生灵涂炭,便用身体开

辟了一条大河。那日,大蟒蛇跳出西城门时,撞瞎眼睛,血流不止,却忍痛一鼓作气游到了大纵湖。所游之处,形成了河,河水贯通。但因流血过多,大蟒累死在大纵湖岸边。由此,人们称这条大河为蟒蛇河。有了大河,洪水被征服,先祖沿河而居,择地生存,安居乐业。

蟒蛇河的传说颇多,可以说蟒蛇河是以龙冈镇为代表的盐都西乡文化的标志。根据《盐城市资料本》记载,传说千年之前,龙冈这个地方黄沙盖地,荒无人烟,杂草丛生。一条蟒蛇在这条沙冈上修炼变成人形,用法术将这片荒地变成了一座风景秀丽的庄园,便有人居。后来,龙岗才有了“咽喉锁水关,盐运起始地”之美誉。

故乡蟒蛇河,丰沛水源,灌溉了万顷良田,滋养了西乡几十万儿女。在那陆上交通不便的年代,蟒蛇河承载了西乡至盐城的人流和物流的重任。当年“舳舻往来,恒以千计”运人载货首尾衔接,成为里下河地区一条重要的黄金水道。艺术家们讴歌蟒蛇河是西乡人的母亲河,漂泊四海的商家赞美它是里下河地区的水上丝绸之路。

如今,这条“千年大蟒”贯穿盐城市的大动脉,宛若当年,威风凛凛!以“水、绿、趣、文、健”五要素,建设集生态观光、亲水体验、文化游览、户外运动等功能于一体的水上廊道,已然成为一道靓丽景观,见证着盐都西乡的岁月变迁。

悠悠蟒蛇河,亲亲母亲河。

把叶子开成花

□山东济南 曲征

阴暗潮湿的南墙根儿,突然多了一种植物。我问妻是从哪里弄来的,她说,是她自己冒出来的,她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因为长势茂盛,所以没有拔除,想看看它开出什么花。

从此,我天天留意这棵不知名的植物。夏天来临,满院子的花卉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开花竞赛。康乃馨、茉莉、栀子花、月季、四季海棠,有名的,无名的,你不让我,我不让你,卯足了劲怒放自己的生命。其间又有蜜蜂嗡嗡飞着前来助阵,小小的院落,成为一场别开生面的“百花PK”竞技场。

南墙根儿那棵不知名的植物,个子已经长到半米光景,分层次长出了几束叶子,每束叶子都有六七片椭圆形的叶片集合在一起,顶部端端正正地举着几片碧绿匀称的叶子。但却没有花朵开出来,尽管它的旁边花香四溢,可是对它好像不起任何激励作用。

妻说,这种不开花的东西留着何用,不如拔掉算了。我说,别急着拔除,等等再说。

说着念着,夏天已走到中途,个别花朵有了谢幕的迹象,而那棵植物仍然我行我素,拼命染绿自己的叶子,对于开花之事依然无动于衷。

不久,时令开始筹备告别夏天的准备,一些花朵也耗尽了盛开的气力。我无意中抬头,竟看见那棵植物的顶部有一抹红色分外耀眼,急忙走近观看,发现顶部那束叶子正慢慢变红,看上去极像是其开出的花朵。“这究竟是啥植物呢?”我突然想起,手机上有一款软件,专门用来识别花卉。我立即下载这款软件,软件识别其为“猩猩草”,并介绍说,这种植物花小,不仔细看的话,很难看到它开出的花。

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朋友。朋友猜测,或许猩猩草因为花朵微小,不起眼,便把叶子染红,充当花朵,以便引起注意?听了朋友的话,我的脑海里立即闪现出这样的句子:“把叶子开成花!”

命运让猩猩草开出不起眼的花朵,但是,命运并没有阻止自己把叶子染成鲜红的颜色,比花还鲜艳。

我的闺蜜是仙女

□湖北黄冈 陈佳碧

经过岁月的沉淀、时光的过滤,仍保持密切联系、想到她就觉得舒服踏实和温暖,这样的人,才称得上是闺蜜吧。

吴静当然是其中一个。闺蜜吴静,与我同岁,而立之年,绽放美丽。

总觉得用女中豪杰来形容她最为合适。敢爱敢恨,有啥说啥,从不遮掩她的脾气。初中时,她会在我耷拉着脑袋,垂头丧气时狠狠骂我一顿,甚至会将对不起父母之类恶语丢给我,虽然个别话语令我不大高兴,但最终的结果是我振作起来了。高中时,我跟另外一位好友一同前去做她就读的高中看望她,她开心得像小孩子一样拉着我们的手带我们去吃好吃的,虽然当时大家经济都不宽裕,但她竭尽所能的招待让我们度过了一天难忘的时光。大学时,她奔波于上课、做兼职、找实习单位之间,一系列的快节奏让我们彼此的网上聊天、偶尔的电话都显得格外匆忙;虽然我们在平行的两个空间里各自成长,但每一个对自己来说重要的决定一定会分享给彼此。后来,就业、成家、生子,因为选择的不同,我们的人生轨迹也很难得重合,我回到家乡择一份安稳固定的工作,她留在奋斗的第一站站稳了脚跟。

吴静给她的女儿买了很多仙女玩偶、娃娃,看到快六岁的小姑娘那欢颜童真的模样,我想到当年她的妈妈也是那样清纯可人的仙女模样……

她是仙女,一定是位与众不同

的仙女。这个仙女嗓门可能有点大,性格可能有点躁,偶尔会暴走,但对身边人一定是实心实意的。她和丈夫一起努力承担起养家的责任,把生活的压力从他的肩头挑走了大半。教育孩子方面她努力和女儿成为朋友,充分从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,言传身教她都有自己的一套。仙女的魔法让她那温馨的小房子里充满了一家人的笑声。

仙女前年生了一场病,身体一直没恢复。本以为她无法再元气满满,用阳光照耀他人,但没想到,她在朋友圈里对生活小事的记录和感悟、耐心分享新知识的热情、聊天时她对我的“教育教导批评”,让我根本没法把她当成了一个病人。她明明还是那个机灵活泼的仙女。

上个星期休年假,我把妈妈和女儿带上一同去武汉小住,安顿好后第一件事就是去她家作客。她早早地做了准备,把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,做了好几个可口的菜,都是我爱吃的。但,即使她强装着提提精神,即使她不曾对我吐露只言片语生病的无奈,我还是看出病痛折磨她的痕迹。

下楼陪她扔垃圾,楼下邻居一同乘电梯,她礼貌地喊对方“叔叔好”。“朋友来了?”那人指着我微笑问道。“对,我闺蜜!”吴静点点头,自豪地说。

一声“闺蜜”在那一瞬间直击我心。18年了,我们相依相伴,值得拥有这个专属称呼。我也可以自豪地说:我的闺蜜是吴静,她是仙女,她值得最好的一切。